

【长篇历史小说】

珍藏版

陈文海◎著

被误读三百年的清世宗

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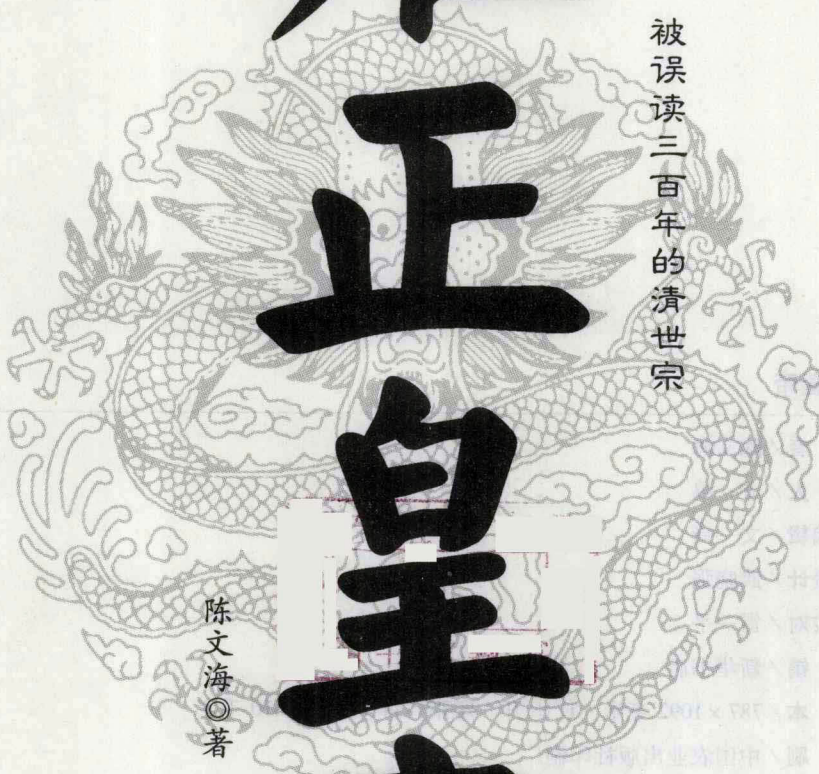
中国华侨出版社

雍正皇帝

●长篇历史小说 被误读三百年的清世宗

陈文海◎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雍正皇帝/陈文海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80222 - 516 - 9

I. 雍… II. 陈… III. 雍正帝(1678 ~ 1735)—传记 IV. K827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6989 号

雍正皇帝

著 者 / 陈文海

出 版 人 / 方 鸣

责任编辑 / 文 锋

装帧设计 / 武晓强

责任校对 / 雷一平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张 / 34 字数 / 670 千字

印 刷 /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222 - 516 - 9

定 价 / 56.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 1000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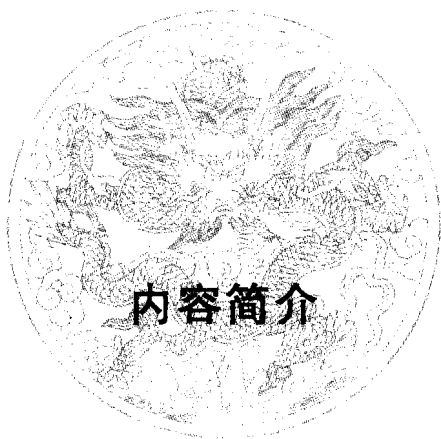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 - mail: oveaschin@sina.com



内容简介

阴鸷狠残名已亏，
承前启后岂无碑。
龙廷自古多霾雾，
正大光明说与谁？

——富察·鹤年先生作《清帝十二咏之五·世宗雍正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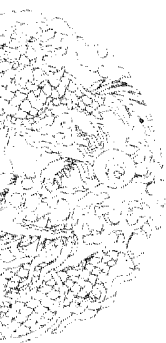
爱新觉罗·胤禛，是康熙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生于清康熙十七年（即公元1678年）。在大清十二帝中，胤禛的阴险狠毒是出了名的。《清史通俗演义》的作者蔡东藩曾评价道，胤禛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可以对别人说的，以此来极言其城府之深、为人之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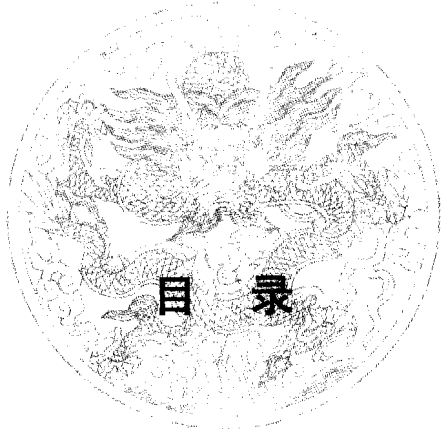
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看，胤禛这种性格的形成是有原因的。他的生母只是一个宫女，在封建社会中，宫女的地位十分低下，没有资格抚养皇子，哪怕是她自己十月怀胎的嫡亲骨肉。因此，胤禛尚未出世，就被指派给了别的有身份的女人“恩养”。而此后，他的监护人又屡屡更换，这就不能不给幼年的胤禛带来寄人篱下的感受，并对他的人格产生不良的影响。当然，宫廷权力斗争的残酷无情，也必然造就胤禛这样的畸形人物。于是，清官野史中那个著名的由“传位十四子”变为“传位于四子”的篡改遗诏的故事，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安排在胤禛身上了。

胤禛到底是采取什么手段，由一个不受父皇喜爱的四阿哥摇身一变成成为大清天子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不去刨根问底，但是，我们却应该知道，雍正和他的皇朝所经历的同时也给中国历史带来的是怎样的风风雨雨！这个目的，相信读者在看完这部《雍正皇帝》之后就会达到。史家的评说固然严谨真切，然而小说家言却也有其活泼生动的特点，把这两者巧妙而完美地结合起来，不是就能展示给我们一个立体的雍正了吗？

1735年，58岁的雍正皇帝再也不能拨动大清国的硕大车轮了，他在临死前

传位于皇四子弘历。而这个弘历就是被史家誉为“有乃祖遗风”、与祖父康熙大帝共同建立了“康乾盛世”的乾隆皇帝。干完了也许是他这一生中最正确的一件事之后，雍正皇帝终于晏驾。死后，他得到了这样的尊谥：“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葬于泰陵。





第一章 小阿哥坠地离生母 美皇后越轨入冷宫 (1)

皇后钮祜禄氏趁康熙高兴，央求道：“皇上，臣妾想把四阿哥抱到坤宁宫抚养，不知圣意如何？”康熙点头称许：“胤禔能够得到皇后恩养，也是他的福份！希望他将来不要辜负皇后的抚育之恩……”

第二章 大和尚紫禁城刺驾 小皇子柏林寺出家 (16)

康熙猛听身后传来女人的呼救声：“皇上快来救救臣妾和四阿哥！”回首一看，见一名黑衣人正牢牢控制着怀抱四阿哥的懿贵妃，一柄雪亮的长剑正架在她脖子上，周围几名大内侍卫竟都束手无策……

第三章 选大礼取媚老太后 施小计戏弄蠢储君 (30)

那女子挣脱胤初的纠缠，铁青着脸问道：“你是什么人？怎么闯到这里来的？”“我是皇太子，二阿哥胤初，你，你是谁？”“大胆的淫贼，调戏圣上后宫嫔妃，还敢冒充皇太子，给我拉出去乱棍打死！”

第四章 破规矩三人度初夜 奉圣命五台悟真禅 (44)

那拉氏看一眼胤禔：“三人喝交杯酒，这是你们皇家的规矩吗？”胤禔不在乎地说：“规矩都是人定的！喜子随你一同嫁过来的，我娶了你，自然也算娶了喜子，三人同饮交杯酒，又有什么不可以！”

第五章 演俗套小姐救公子 逢奇缘黑牢得宝图 (59)

胤禩犹豫片刻，跪了下来：“上天神灵为证，我胤禩真接受前明永王财宝，一定用于反清复明，若背此誓言，天诛地灭，不得善终！”白发老者这才把一个小油布袋递给胤禩，刚要说什么，牢门打开了……

第六章 镇燕北太子监国政 讨漠南阿哥披征衣 (71)

胤禩冷笑道：“都似你等这样，军令还有何用？”说罢，挥剑连斩两个躺在地下不肯前进的兵士。这一来惹了众怒，众兵丁一哄而上，刀枪鸣响，“这是哪来的鸟杂种官，这般作威作福，咱们宰了他吧！”

第七章 探驼阵胤禩中箭矢 尝禁脔太子乱宫闱 (87)

“真是孝顺儿子，我的背好久没有人捶了，快来给捶一捶吧。”陈美人说着，故意扭一下身子，身上那透明的白纱缓缓滑了下来，凝脂一般的胴体展露无遗。早已垂涎三尺的胤初顿时像饿狼一样扑了上去……

第八章 明学士说通天机密 曹侍卫立盖世功劳 (99)

室内传出两声沉闷的惨叫：“啊，玄烨，你，你好狠，连父亲也不放过！”“曹……寅，你，你不得好死！”胤禩毛骨悚然，不小心碰响了墙角的一块石头，曹寅喝问一声：“谁？”便快速追了出来！

第九章 主闱场婉言谢说客 报红颜慨然托人情 (113)

康熙正色对胤禩说道：“今春是三年一度的大考，这是为国抡材的大事，朕一直在遴选合适的主事人员。主考官暂定李光地，马文副主考，另一位副主考，朕决定由你担任，你可千万不要辜负朕的期望啊！”

第十章 遣花轿太子索美女 闹贡院考生砸匾额 (130)

胤初被皇阿玛的目光吓呆了，结结巴巴地说：“儿臣不敢有半句假话，阿玛若不信，可以派人到雍郡王府查明。”康熙猛地把手中的杯摔在地上，十分痛心地说道：“上苍啊，为什么朕的儿子没

有一个值得我信赖与为之骄傲的?”

第十一章 雍郡王筹措赈灾款 张总督解说护官符 (145)

张长庚见时机成熟,便说道:“曹不曹,白玉为马金作槽。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四阿哥,您老可曾听过这段护官符?”

第十二章 宿暗娼下属误大事 卖狗肉小厮道真情 (157)

胤禛和颜悦色地对李卫道:“我可以让你跟随我左右,总比你整日卖狗肉强百倍吧?”李卫急忙跪下叩头道:“四爷让奴才去死,奴才要皱一下眉头,天打五雷轰,死后让鹰啄尸,有孩子也没屁股眼!”

第十三章 笼贤才雀巢识凤唳 参国丈龙子捋虎须 (169)

僖贵妃扭动纤腰撒娇说:“皇上,你答应不答应臣妾的请求?”康熙轻轻揽住僖贵妃,悠然说道:“朕可以不再追究曹国丈的责任,但众朝臣的口总要堵一堵吧?爱妃须让令尊把摊派的赈灾银献上才行啊!”

第十四章 南巡帝单驻荣国府 北来僧双勘藏宝图 (183)

众人纷纷道:“四爷火速派人去大觉寺里掘宝,宜早不宜迟!”胤禛绷紧面孔,冷冷说道:“如今知道内情的就是这里几个人,只要你们不泄露出去就不会有外人知道。有谁泄露半个字,别怪四爷我心狠手毒!”

第十五章 明遗少忍辱事仇寇 清圣祖含羞废储君 (195)

荣国府大观园稻香村内,康熙黑着脸颤声说道:“如此大逆不道之子留之何用,枉费朕的一片心血,贪色贪财,上愧于君,下愧于民,如何担当一统天下之大任?张衡臣,速速代朕草诏,废黜太子!”

第十六章 借巫覡大阿哥弄鬼 上奏折雍郡王投石 (210)

“逆子!”康熙走来就是一巴掌,打得大阿哥胤禔嘴角流血。胤禔轻轻用袖子拂去嘴角的鲜血:“我今天栽在胤禛之手,要杀要

别随阿玛的便！反正阿玛有的是孝顺儿子，胤禔这就死给阿玛看！”

第十七章 掩有为听计散亲信 乔无心顺口泄秘方 …………… (220)

胤初亲自把胤禔送到门口，笑着问道：“老四，你瞒得了别人可瞒不了我，快告诉我到底是什么秘方这么威猛？”胤禔十分谨慎地说：“这是那人的祖传采战秘方，二哥须发誓不外传，我才敢告诉你！”

第十八章 贪春药太子罹疯病 平西域胤禔统雄兵 …………… (233)

康熙执着胤禔的手道：“我儿早日凯旋！你回京之日，朕一定颁诏天下，正式册封你为皇太子。万一朕不幸宾天，定会留下遗诏传位于你。只要你接到奏报说朕有病，有天大的事情也要火速回京！”

第十九章 感老至圣祖欲立嗣 乘病危雍王谋逼宫 …………… (248)

隆科多冷冷道：“皇上这一惊吓，加上一摔一冻可能要大病一场，可谓是天赐四阿哥！我已派鄂伦岱封锁了畅春园宫门，至于如何做就看你自己了。”胤禔忽然躬身拜倒：“我意已决，请舅舅帮我！”

第二十章 畅春园群王质遗诏 太和殿雍正做新皇 …………… (261)

雍正脸色由青转白，凝视允禔半晌，才厉声喝道：“你大闹灵堂，是为不孝。不听母训，是为不仁。殴打兄长，是为不义。见朕不参，是为不忠。来人，把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狂妄之徒给朕拿下！”

第二十一章 隆科多恃功邀帝宠 乌雅氏以死乞君恩 …………… (275)

仁寿皇太后知道她一走允禔死定了，不顾一切地挣脱太监的手，大喊一声：“皇上，额娘以死求你放过禔儿了！”一声巨响，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皇太后一头撞在殿前的玉柱上，顿时脑浆迸裂，气绝身亡。

第二十二章 假和尚姑取一风号 迂夫子妄上万言书 …………… (286)

“甘大侠，我有一计可使天下大乱！”曾静仿佛胜券在握地

说：“岳钟琪既是岳武穆后人，想必心里向着汉人，如果我们向他晓以大义，讲明利害。他必会起兵反清，我等可趁乱起事，恢复大明！”

第二十三章 恃目力痴心说鹰犬 套口供假意结金兰 (301)

川陕总督岳钟琪屈尊俯就地对张熙道：“岳某早有驱除清虏之心，只是未逢知己不敢稍露，又身在公门，身不由己。今幸得义士训诲，令某茅塞顿开，迷途知返。岳某有意与义士结为金兰，不知高攀得起吗？”

第二十四章 散忧情空囊赖嫖院 邀恩宠壮胆浑争差 (313)

老鸨带着两个打手走进房来，“这位爷，姑娘您玩了，这银子哪能不给。”弘时赶紧赔笑道：“匆忙之间，忘了带银子。明日当加倍奉还。”老鸨登时气得吼道：“没钱到这儿找什么乐子，给我往死里打！”

第二十五章 宿督府惊遇蒙面客 探黑牢哀怜丧心王 (325)

话音刚落，一个蒙面人突然一个纵身，从敌手头顶掠过，窜进门去，刘统勋正紧拉弘历到了门口，见那贼人进来，吓得他一下子将弘历扑倒在地。那贼人见门内有人，一伸手将刘统勋抓起，叫道：“九王爷在哪里？”

第二十六章 学响马红衣女劫道 告酷吏麻冠男鸣冤 (339)

红衣姑娘双手叉腰，柳眉一竖，双眸一瞪，朗声道：“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弘历禁不住笑出声来，道：“太平年景，青天白日的竟有人劫道，真是不可思议！”

第二十七章 督河工能吏手如砥 恋家小腐儒胆似针 (355)

弘时眼睛一瞪，怒斥道：“怎么，你也要辱骂本钦差？”曾静脸上冷汗直冒，边磕头边哆哆嗦嗦地说道：“犯民一时糊涂，铸成大错，如今追悔莫及。求钦差大人给犯民求条生路。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恩！”

第二十八章 鸡公山凤池劫钦犯 蕙香楼思道会故交 (365)

高个子蒙面人乘机赶到囚车跟前。曾静、张熙在囚车关注着这场厮杀，见那人奔来，喜出忘外，大声叫道：“英雄快来救我！”高个子收剑亮掌就要向曾静的囚车拍去。突然后面有人大叫道：“大哥，且慢！”

第二十九章 一席话说退侠士剑 三寸心赢得少女情 (379)

那人听弘历竟喊出自己的名字，暗吃一惊，抬手将蒙面黑纱揭去，露出一张中年男子的脸。他轻轻地冷笑着，声音虽小，却透着疹人的寒意。“既然被你认出，就让你做个明白鬼吧。”一抖腕，利剑直刺宝亲王！

第三十章 采石矶弘历悲新爱 江宁府李卫审水贼 (393)

东方晓一脚踏空，身子倒向船外。惶急中左手金芒骤然打出，正中水獭子腰部。东方晓却失身落入江中，瞬间被汹涌的江水吞没。弘历一脚将舷窗踢开，纵身窜到舱板上向着轰鸣的江水呼喊着：“虎妹子！虎妹子！”

第三十一章 究逆案清主蕴深远 救春闺老道弄玄虚 (407)

弘时越来越觉得佟氏不对劲儿，忙用手一摸她鼻息，竟气息全无。弘时慌了手脚，想喊人，可两人都光着身子，没办法，只得胡乱披上衣服，又给佟氏穿上内衣，才惶然喊道：“来人啊！快来人！”

第三十二章 勘帝陵皇与王同去 杀御驾弟共兄齐亡 (415)

吴守义得意地叫道，“允祥，我既杀了胤禛，已报八爷知遇之恩。此生还有何求？”说完，突然转身往墙上撞去，却被大内侍卫一手拦住。允祥冷冷一笑道：“狗才，就凭你也能行刺皇上？来人，给他看看杀的是谁！”

第三十三章 掴凤子问母命何在 折龙旗岂父灵有知 (428)

吉时已到，整个景陵一片肃静，惟有杏黄龙凤旗在风中猎猎作响。雍正对着陵碑三叩头，站起再跪拜三叩头。当第三次跪下时，忽听身后“啪”地一声，雍正回头去看，却见那面杏黄龙凤

旗竟拦腰折断!

第三十四章 沦贱籍皆因先祖罪 封诰命全赖圣君恩 (441)

弘历笑道:“皇阿玛决意开豁天下所有贱民贱籍。准予贱民改为良人。”“真的?”徐氏惊喜得泪花翻涌,口中连念阿弥陀佛。尹继善为母亲擦着眼泪道:“娘,是万岁为天下贱民脱了籍,您要感谢万岁爷!”

第三十五章 有所感朝堂论朋党 无其妙金殿赦师徒 (451)

雍正清咳一声道:“曾静、张熙大逆不道,虽凌迟处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但是,朕以为二逆贼尚有可赦之情由。留之不杀,于朝廷功莫大焉。”李卫一下子站起来叫道:“主子您是怎么啦?这种人也能饶他!”

第三十六章 旧幕宾巧舌慰旧主 新宫女痴心盼新郎 (464)

雍正一怔,想不到刑部尚书的女儿竟自愿做一名宫女。便道:“你为什么自愿进宫?说真心话。”惠儿半晌才羞答答地道:“奴婢就是想看看皇上是什么样儿,还想侍候皇上一辈子,为皇上生……生一群龙子凤孙!”

第三十七章 卫正统重申禁教令 定边陲再遣平叛臣 (477)

雍正恢复了常态,斥责道:“朕岂能容忍攻击我天朝教义的西洋教任意传播?如果朕也派一帮和尚、道士到你们西洋去,对你们的国事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你们的女王能答应吗?你们的天主能答应吗?”

第三十八章 忧遗诏忍赐囚臣死 记前仇狠绝亲兄长 (494)

博尔多一看,顿时大吃一惊,只见隆科多双目圆睁,口喷鲜血,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他战战兢兢,用手掰开隆科多的嘴,才发现舌头少了半截。隆科多,这位当年一跺脚京城乱颤的权臣,就这样咬舌自尽了。

第三十九章 悼逆子雍正帝染恙 听毒药邬思道动心 (510)

贾士芳道:“这种毒药,人服下后,不近女色则无碍,一经纵欲,则毒性发作,半日致死,无药可医。”邬思道一拍手,连声

道：“仙长若能置雍正于死地，我将康熙遗诏告知天下，则我汉人便有机可乘了！”

第四十章 明太子陵前碎玉玺 清世宗榻上辞人寰 (521)

蕙儿初尝云雨之欢，正在妙处，忽觉身上没有了动静，仔细一看，雍正面色煞白，伏在自己身上，一动不动。蕙儿一下子从云端跌落，吓得翻身坐起，拼命摇着雍正的身子叫道：“万岁爷！万岁爷您怎么啦？”



第一章

小阿哥坠地离生母 美皇后越轨入冷宫

皇后钮祜禄氏趁康熙高兴，央求道：“皇上，臣妾想把四阿哥抱到坤宁宫抚养，不知圣意如何？”康熙点头称许：“胤禔能够得到皇后恩养，也是他的福份！希望他将来不要辜负皇后的抚育之恩……”

纳兰成德从养心殿出来，站在殿门口稍稍迟疑片刻，便转身绕道向坤宁宫走去。

不知从何时起，纳兰成德觉得自己的心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牵引着，总是有事无事、自觉不自觉地往这宫苑禁地里跑。

纳兰成德又叫纳兰性德，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当朝大学士明珠的长子。他的姑妈纳兰瓦是康熙宣妃，他的姨妈赫舍里氏就是康熙已故的孝诚皇后、太子胤初的生身母亲。双重皇亲关系，康熙自然对纳兰成德另眼相看。何况纳兰成德自幼就是随姑妈姨妈在宫中长大的，在康熙眼中，纳兰成德就是自己的子侄辈。康熙皇帝特许他进入宫闱禁地，如此殊荣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令满朝文武大臣目瞪口呆！

纳兰成德眉清目秀，体态端庄，举止得体，言谈儒雅，三年前考取了进士。文武全才的他，深得康熙青睐，如今才刚满二十四岁就被康熙破格提升为一等侍卫，就是让他侍从左右，一同吟诗下棋附庸风雅。

纳兰成德小小年纪就填得一手好词，竟与词坛圣手吴伟业、陈维崧、朱彝尊、顾贞观等人齐名。若从词律上看，纳兰词较他们这些人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今皇后钮祜禄氏也喜好舞文弄墨，偶尔也填上几句歪词请皇上指点，并以此来博得皇上欢心。这几年正值三藩作乱，南方战事未息，康熙哪有太多功夫陪皇后玩文字游戏，只好顺水推舟，将这个责任交给了自己最宠信的人纳兰成德。

纳兰成德刚走进坤宁宫门，就听见宫中传出一曲寂寥而哀婉的琴声，这正是自己几天前才填的那首《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

袅袅琴音徐徐传来，纳兰成德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心跳似乎猛然加快了许多，在这寒冬也有几分燥热，但更多地是一种来自心底的甜意，这是超越于皇上皇后宠爱有加的另一种甜意。

纳兰成德正听得入迷，忽听一个宫女道：“纳兰侍卫来了，娘娘正等你呢，随我春桃进来吧！”

纳兰成德进殿叩拜后，钮祜禄氏皇后停下手中的琴，淡淡一笑说道：“纳兰侍卫请起吧，本宫昨日仿照纳兰侍卫《采桑子》偶填一词，也不知是否押韵合辙，正想请侍卫指教呢。”

纳兰成德只见锦笺上写道：“乐府曲多何凄凉，自寻惆怅，自寻惆怅，多情观花花亦伤。胸有忧愁诉知己，说亦无妨，哭亦无妨，莫留梦中泛断肠。”

纳兰成德看罢，微微抬起头，娘娘那明亮的眸子正要穿透他的心，怦然心动中纳兰成德急忙垂下头，他渴望这似繁星如秋水般的目光，但他又害怕这种目光。

“本宫这词一定太差了，让纳兰侍卫见笑了。”

“奴才岂敢，娘娘这首词填得很好。只是……”

“只是什么，请纳兰侍卫直说无妨，这里也无他人，即使有什么不雅的，也不会令本宫难堪，只要纳兰侍卫不向外说。”

钮祜禄氏皇后幽幽地说着，用动情的目光看着纳兰成德。

纳兰成德试探道：“娘娘母仪天下，主宰后宫，何等荣幸与显赫。但这首词中却充满哀怨伤痕、幽情与暗恨。娘娘何以有此心境呢？”

钮祜禄氏皇后见问，心里也是一阵怅然。她虽然贵为皇后，但后宫佳丽不下千人，有名有份的也有整百人，论容貌哪个不是花容月貌，皇上如此风流多情怎会专情于一人呢？她贵为皇后，皇上临幸的次数却寥寥无几。何况近日三藩叛乱南方军务正紧，皇上更无暇临幸坤宁宫。自从见了纳兰成德，二人你情我意、渐入情网，但她知道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弄不好身首异端，祸及满门。作为女人，她愿意舍名舍利为情所死，但容若愿意放弃自己似锦的前程与她共蹈情海吗？他又真的有这份胆量，敢恨敢爱做一个性情中人吗？想至此，钮祜禄氏皇后故意话锋一转说道：“俗话说每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本宫在他人眼中当然值得妒慕，但本宫也有自己难以说出口的难处。”

这时，春桃捧一杯热腾腾的奶子上来：“纳兰侍卫请用！”

纳兰成德接杯在手，只听皇后叹息一声说道：“自古宫廷内的争斗是最惨烈的，今日之荣也应虑及他日之忧，这样才能做到居安思危，永葆荣耀，纳兰侍卫你说是吗？”

纳兰成德不免有几分失望，但又不得不点头说道：“娘娘所言极是，只是娘

娘已被皇上册立为皇后，主位已定，是宫中任何人也动摇不了的，娘娘的忧虑是否有些杞人忧天？”

钮祜禄氏皇后摇摇头，“母以子贵，夫为妻荣。本宫主位虽定，但入宫多年却膝下尚虚，长此以往这主宫之位也必然岌岌可危……”

纳兰成德忽然觉得自己太幼稚可笑了，皇后怎会傻到放弃主子的位置而倾心奴才呢？这么一想，纳兰成德便略含讽刺地说：“娘娘既然如此深谋远虑，何不借腹怀胎或从别处抱一位作为皇子？”

钮祜禄氏皇后听出纳兰成德话中有讥刺之意，也故意冷冷一笑：“宫外凡夫俗子何以能够冒充皇子，若让皇上知道岂不弄巧成拙？”

“那娘娘也可以收养其他贵妃娘娘的阿哥与格格嘛！”

钮祜禄氏皇后又叹息一声说道：“强扭的瓜不甜，即使强行收养到我身边，说不定将来是为她人做嫁衣呢！唉……”

“娘娘，奴婢昨日去永和宫，听见几位姐妹正在议论一件事，说皇上……”春桃话说了一半又咽了下去。

钮祜禄氏皇后扫一眼春桃，逼问一句：“说皇上怎样？”

春桃怯懦地偷看皇后一眼：“奴婢听永和宫的人私下议论，说长春园的一名宫女怀了龙胎快要临产了。”

“竟有这事？”钮祜禄氏将信将疑地反问道。她不能不信，皇上是什么样的人她比谁都清楚，倘若真有此事，她倒可以从中捡了便宜呢！就按纳兰成德所说，将孩子收在自己膝下抚养。

纳兰成德道：“这事也不算什么秘密，那名宫女是满洲正黄旗人，姓乌雅氏，宫中人都叫她小凤。自从怀了龙胎，皇上已着人将她安排在长春园玉华阁，也许等分娩后才告知娘娘接回宫呢。”

钮祜禄氏皇后听后又气又恼，气皇上春情外露情种遍洒，三宫六院这么多有名有份的不够他享用，还要向一名下贱的宫女施恩布云播雨，恼自己肚子不争气，一男半女也怀不上。

纳兰成德施礼道：“娘娘此时的心绪不适宜再听奴才谈论词律，奴才先告辞了，改日再来为娘娘讲解词曲吧。”

钮祜禄氏皇后见纳兰成德去意已决，心中不免怅然若失，但又不好直言挽留，只好幽幽说道：“春桃代本宫送送纳兰侍卫。”

钮祜禄氏皇后望着纳兰成德离去的背影微微叹息一声：“问世间情为何物？人啊，就是那么怪，得到的不知珍惜，不能得到的偏要得到，这是何故？这又是何心？”

纳兰成德边走边想着心事，刚刚离开坤宁宫，猛地听到旁边有人向自己招呼：“纳兰侍卫辛苦了，奴才给爷施礼啦！”

是永和宫总管太监刘胜。这刘胜年龄虽然不大，入宫也不久，却偏能钻营取巧，凭着一脸奴才相和拍马溜须的本领投到懿贵妃佟佳氏脚下，也不知是如何讨好主子，不到三年的功夫就从一名小太监爬到永和宫太监总管的位子。纳兰成德本不欲搭理他，又不好太生硬，便转过身拱手道：“哦，是刘总管，莫非刘总管有事要去坤宁宫？”

“嘿嘿，奴才哪有这个福份？奴才是路过这里。”刘胜皮笑肉不笑地说着，偷偷瞧瞧刚刚关上的坤宁宫大门，不怀好意地说：“奴才可真羡慕纳兰侍卫文武全才，对词曲那么精通，频频博得皇上皇后宠爱，能够自由出入后宫禁地，还可以得到娘娘的接待，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

纳兰成德自信浑身清白，怎能容忍这下三滥之辈揶揄自己。立即冷冷地讥刺道：“刘总管也十分令人羡慕嘛！凭着狗一样的鼻孔，四处嗅一嗅就可以获得贵妃娘娘的信赖青云直上。哪像我等还要白天练武晚上习文，累身又费脑也不如刘总管活得逍遥。”说罢，阔步昂然而去。

刘胜待纳兰成德走远，狠狠啐一口道：“什么东西！”

刘胜回到永和宫，懿贵妃就把他叫去问道：“刘胜，我让你打听的事你办得如何了？可千万别让人家抢了去！”

“娘娘放心，有刘胜在，谁也抢不去！”刘胜急忙一本正经地说。

“倘若皇后也要那腹中的孩子呢？你刘胜也敢和皇后争夺吗？”

“请贵妃娘娘放心，皇后是决不会与娘娘争抢那孩子的。”刘胜看看旁边站着的几名宫女，急忙上前俯身贴在懿贵妃耳边嘀咕几句。

懿贵妃稍稍愣了一会儿，突然仰天哈哈大笑：“无怪乎前天哥哥捎信来，说他请一位得道高僧给我算了一卦，说今年得天时、地利、人和，命相又将大转弯，偏位不久将要扶正呢。”

“那奴才先恭喜娘娘了。”刘胜不失时机地讨好说。

“那名宫女什么时候才能分娩呀？要处处留心，以防夜长梦多呀！”

“据玉华阁的人说小凤姑娘今明两日就要临产了。”

“你先买通玉华阁的人与太医，这几日密切监视玉华阁的动静，随时向我汇报情况！”

“喳！”刘胜正要退出去，钮祜禄氏皇后已在众人簇拥下步入殿内，懿贵妃急忙下跪施礼：“奴婢拜见娘娘千岁！”

钮祜禄氏笑着用手搀扶：“快起来吧！姐姐这次是为了那宫女怀了龙胎的事同妹妹商量的。”

懿贵妃不动声色地问：“娘娘要严惩那名宫女吗？”

“哪能呢？她怀上龙胎，这是大清国的福份，即使我想惩处，皇上也决不会答应的，如果伤了胎气祖宗也不会宽恕的。”